



院子裡的葡萄樹

□楊小霜

伯娘家有一個院子，在堂屋的前邊，采光十分好，院子里種着一株葡萄，這株葡萄是伯伯從很遠的地方帶回來的，起先大家都以為這株葡萄活不了，誰知第二年春天時這株葡萄樹便接二連三地長出了新芽。

不過短短幾年時間，這株葡萄便爬上了院子一旁的屋頂，屋頂的下面是姐姐的臥室。我已經好些天沒在村子里見到姐姐，听母親說姐姐為了給窗戶前的葡萄串套袋，不小心摔傷了腿。

自從姐姐摔傷了腿以後，伯娘家的院子就冷清了不少。我們開始轉移玩耍的地方，比如在木油樹底下下象棋、跳房子、跳皮筋，越是臨近秋天，我們就越是想念伯娘家的院子。

母親炖了一大鍋臘豬腳，讓我給伯娘家的姐姐送一碗過去。我正愁找不到去伯娘家的借口，便立即答應了。還未到門口時就聽見伯伯的吼聲：“那株葡萄留着干嗎？整個屋頂都要被它填滿了不說，還讓蕊蕊受了傷！”我站在門外不知所措，透過門縫，我見到了拄着拐杖的姐姐朝我走來。姐姐的一隻腳打着石膏，另外一隻腳穿着拖鞋，她十分費力地為我打開了門，然後露出一個尷尬的笑容說：“快進來吃葡萄吧！”

“姐姐，是伯娘趕場買的葡萄嗎？”我小心翼翼地將臘豬腳湯端到了姐姐家的廚房里。

“嗨！這個季節的葡萄貴，伯娘怎麼舍得買給我，你自己去院子里看看不就知道了。”

伯伯家院子里種的那株葡萄樹十分高大，這株葡萄樹把他們家院子的牆壁、窗戶、陽台、房頂都圍了起來。每逢暑假，伯伯家的院子都是最熱鬧的，這些熱鬧都是整個村莊的孩子賦予的，但只有伯娘知道，這些熱鬧是源於這株葡萄樹上掛着的葡萄。

我們大多數時候都在樹下玩數葡萄遊戲，不是數有多少顆葡萄，而是數有多少串葡萄。伯娘把這些葡萄照顧得太好了，因此從未有入能夠準確數出這株葡萄樹到底結了多少串葡萄。

“別傻站着啦，院子裡的葡萄可多了，剛好你能幫着你伯娘吃几串呢！”姐姐在我的前面走着，還沒有走進堂屋就看見了站在梯子上的伯伯。伯伯一個人站在樓梯上，憤怒地剪着葡萄的藤蔓，嘴里還不停地吼着，彷彿這茂盛的葡萄樹跟他有不共戴天之仇一般。這些葡萄被伯伯用力地撕扯着，院子里已經堆上的一層葡萄葉和七零八落的葡萄串。但伯伯仍舊沒有放過這株葡萄樹的意思，他發了瘋似的用剪刀剪着葡萄樹的側枝。

伯娘坐在屋檐下，並沒有去撿拾那些被伯伯蹂躪到地上的葡萄。伯娘靜靜地坐在背篋前，這里面裝了滿滿一背篋的葡萄串和葡萄葉子。伯娘的目光朝着葡萄樹的根部，竟然微笑地吃起了這些還未熟透的葡萄。我站在伯娘的背篋前，挑了一顆又大又圓的嘗，一股酸味從我的口腔蔓延至喉部。我知道，以後整個村莊再想一起玩數葡萄串的遊戲就成了一种奢望。

那一刻我想起了有一年的暑假，我們在小溪流里捉蝦的時候，見着伯娘一家人出了村口。於是，偷偷溜進院子里摘酸葡萄吃。事後因為牙齒被酸得吃不了飯，反而被伯娘取笑了很久。每逢伯娘碰見我們就會說：“走嘛，來我院子里吃葡萄嘛！”每每聽到這句話，我們的牙齒就會莫名地酸疼。但今天伯伯架着他的小木梯從院子的這頭走到那頭，將我們數葡萄串遊戲剪得稀碎。沒有人敢去阻止伯伯，但每個人的心里都在吶喊，希望伯伯不要再剪葡萄樹的枝丫了。我們把眼光轉向了伯娘，希望她能夠挽救這株香甜無比的葡萄樹。但伯娘始終微笑着，望着院子里越來越多的葡萄串，伯娘的眼里含着晶瑩的淚珠，可伯娘並未停止將這些葡萄往嘴里送，一些葡萄送入了伯娘的鼻孔，還有一些葡萄送入了伯娘的下巴。

過了好一會兒，整個院子都明亮了起來，地上堆滿了葡萄的果實和枝丫，厚厚的一層。而伯娘把地上的葡萄全部撿起堆了起來。院子角落里的這株葡萄樹只剩下光禿禿的樹干。

姐姐把我拉進了閣樓上說：“看，原先我的窗戶上爬滿了葡萄枝丫陰沉沉的，現在陽光能直接躺在我的木床上睡覺，屋子也明亮了許多，明年夏天我再也不用爬窗戶給陽台上的葡萄串套袋子了。”

冬季的村莊四處都是刺骨的寒風，姐姐的腿傷已經好得差不多了，可伯娘家的葡萄枝丫越來越短，我們都盼望春季能夠早點兒來臨。說不定這根粗壯的葡萄枝丫能夠再次醒過來。

而掛在屋頂上的葡萄樹干在風里一動不動，如枯死了一般，伯娘並沒有放棄這株葡萄樹，她總會把淘米水、雞蛋殼倒入葡萄樹的根部。

春天來臨時，這株葡萄樹的主干竟然再次長出了新芽。

（作者系重慶市作協會員）

走向秋天

□祝繪濤

立秋一過，暑熱便漸漸消退，早晨的風里有了涼意，純藍的天空也變成了淡淡的灰色。

架上鮮嫩的豇豆變得消瘦了，做種的絲瓜在藤上挺着臃腫的大肚子；南瓜還東一朵西一朵漫不經心地开着黃花，但已失去了生兒育女的情緒；曾經碧綠的玉米秆立在地里，一律變成了黃褐色，那是最接近大地的顏色啊！稻穗已收割了，廣闊的田里只剩下寂寞的谷茬，而空氣里卻飄着清新而濃烈的稻谷芬芳。大地經過孕育、生產，秋天來臨時，它要休息了。

在秋天，我總會想起我的奶奶，她似乎是一個不知疲倦的人。

她提着籃子走在稻谷收割後的田里，也不怕那谷茬刺腳。她伸出干枯的手，拾起同樣干枯的稻穗，初秋的风輕輕吹過田野，吹動她芒花一樣雪白的鬢發，奶奶走在田野里，走着走着就走成了一幅油畫。

綠脖的鴨子在秋天里變得羽毛油亮，它們悠閑地站在水塘邊，用嘴呷水梳洗，脖頸優美地扭出一道曲線。它們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奶奶拾來的谷穗，把綠殼的大鴨蛋下在稻田邊，奶奶每撿起一顆鴨蛋，就像撿起一顆淡綠色的寶石，她的眼睛里有掩飾不住的喜悅和光芒。

放下裝着鴨蛋的竹籃，奶奶坐在院壩里休息，卻又閑不住，她拿出針線篋，把那些舊衣服縫縫補補。眉豆在牆頭上探头探腦，開出了成串的粉色小花，那是秋天腮邊的胭脂。其實，奶奶也是極愛美的，衣服雖然舊，但却用溪水洗了又洗，干干淨淨，平平整整，無論走到哪里，別人都說我奶奶體面。奶奶松軟多褶的耳垂上有耳洞，左右各一個，那似乎是奶奶青春唯一的證明，證明她年輕過、美麗過。

縫補完了衣服，奶奶又去收東西。月亮一樣圓圓的大竹匾里，裝着紅辣椒、黃玉米、黑芝麻、白扁豆、綠小豆、紫茄干……這些五顏六色的東西晒在院子里、屋頂上，那叫“晒秋”，偶爾有不聽話的豆粒蹦出來，奶奶俯下身子撿起來，讓它們顆粒歸倉。那些糧食和蔬菜離開了大地，却走進了奶奶的視野，它們享受到了另一種愛撫，奶奶的目光如同秋陽一樣，充滿愛與溫暖。

房頂上飄出淡淡炊煙，那是奶奶在做晚飯了。她把肥厚甘甜的南瓜蒸進飯里；她把帶着白霜的秋冬瓜做成湯，里面熬了半根臘骨頭；她把榨菜切成絲，和着紅辣椒炒，奶奶做的飯，也充滿了秋天的味道。玉米秆在灶膛中熊熊燃燒，新稻米飯焖熟了，奶奶說，新稻米飯很糯；奶奶說，老南瓜好甜，榨菜絲又干又香，奶奶只說飯菜香，從來不說生活苦。

奶奶十八歲嫁給下苦力的爺爺，第二年，她的母親就去世了，奶奶哭得雙眼都看不見了，後來一個土醫生治好了她的

眼睛；奶奶養育了四個兒子，二兒子在五歲時肚子疼，沒治好，死在奶奶懷里；奶奶四十歲那年，爺爺為隊里拉牛耕田，牛却發瘋用角頂傷了爺爺，爺爺在醫院不治而亡，奶奶听聞消息當場昏了過去。奶奶獨自拉扯剩下的三個兒子長大，一天天，一年年，不知不覺，歲月的秋風，吹黃了奶奶的臉，吹彎了奶奶的腰，她站在枯敗的玉米地里，我們會以為她是一根干枯的玉米秆。

但奶奶不談過去，即使談了，也是淡淡的，她不會哭泣，似乎也不悲傷，問急了，她才說：“哭有什麼用？不能給後人添堵。你看，秋天一到，庄稼都枯了，秸秆都燒成灰回到土里了，人也一樣。”是的，人也跟庄稼一樣，都要走向秋天，走向那廣闊而深沉的土地。所以，奶奶也從不畏懼死亡，她常對我說：“二妹，如果我死了，你們都不會夢見我，我不會來打擾你們的。”

我不相信奶奶會死，奶奶雖然老了，但她走路總是小跑，我都追不上她。回老家要翻越一座山，她總是走在我前面。然而，不知是哪一年，我和奶奶回老家，翻越那座山的時候，她突然對我說：“慢點，我走不動了！”我吃了一驚，放慢了腳步，要知道，以前氣喘吁吁跟在後面追趕的那個人都是我呀！

從那以後，我開始有了隱隱的擔憂，我開始害怕秋天的來臨，害怕看見棗樹開出青黃的小花；害怕看見芒草抽出淺紫色的穗子；害怕看見眉豆花鬼鬼祟祟地爬上牆角……然而，正如發芽抽枝一樣自然，衰敗枯落同樣不可抗拒，有一天下晚飯後，奶奶和三叔一家聊着天，她突然感到非常不舒服，便躺到床上休息。

“你去把老大和老幺叫來，我有話對他們說。”奶奶用虛弱的聲音對三叔說。三叔連夜來到城里，叫上我的父親和我的幺叔，但兄弟三人齊齊站在奶奶床前時，她却什麼話也說不出來了。奶奶就那樣靜悄悄地走了，如同一片秋葉無聲無息地飄落。她到底想對三個兒子說些什麼，誰也不知道。不過說也奇怪，在奶奶去世後，我真的沒夢見過她，一次也沒夢見過。

稻穗已經收割了，田野里又充滿了谷粒的芬芳；鴨子們躲在田角戲水，小聲而熱烈地交談着；干枯的玉米秆還站立在風中，等着人砍伐它們回去當柴火；金黃的玉米、豆粒又被裝在竹匾中晾晒，一枚弦月爬上了天空……叮咚，我隱隱聽到了一聲響，那是一枚果實在秋天熟了，掉到了水里。

（作者系重慶市巴南區作協副主席）



愛情(外一首)

□李毓瑜

小區清潔工一對夫妻
馬師傅和小劉
各做不同樓幢的清潔
拖地抹窗清理垃圾
難得在上班時間看見他們
在一起
上午买菜回家
在七月的樹蔭下

看見他倆在一起
扎拖帕
正想上前招呼
只見小劉放下拖帕
把頭靠在馬師傅的肩上
馬師傅伸出手
在小劉肥碩的背上捏了捏

祖母的棺木

停在三合土的堂屋
每年一次
鎮上的油漆工
為棺木刷清亮的漆
棺木又厚又亮
比她房間里的櫃子
床鋪椅子踏凳
光生
祖母每天用手
撫摸棺蓋
鋒亮如一面鏡子
她對着棺蓋梳頭
在后腦勺只有大拇指
樣的髻
插上五月
一朵白色的茉莉
（作者系中國散文學會會員）

